



春風海海

7.67

春 潮 滚 滚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5.25印张 98千字

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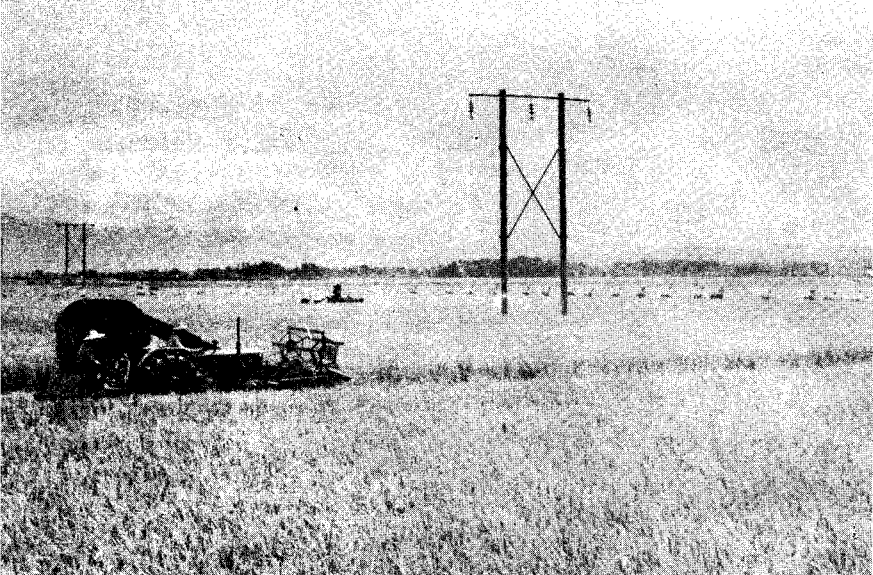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 3113·272 定价 (精)0.68元
(平)0.46元

区党委第
一书记乔晓光
和党政军领导
同志在南宁市
郊群益河水利
工地劳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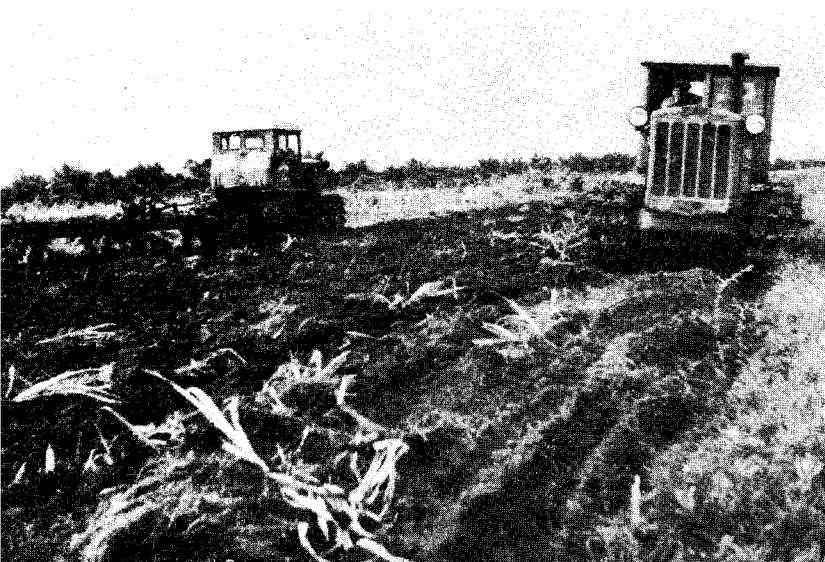
机 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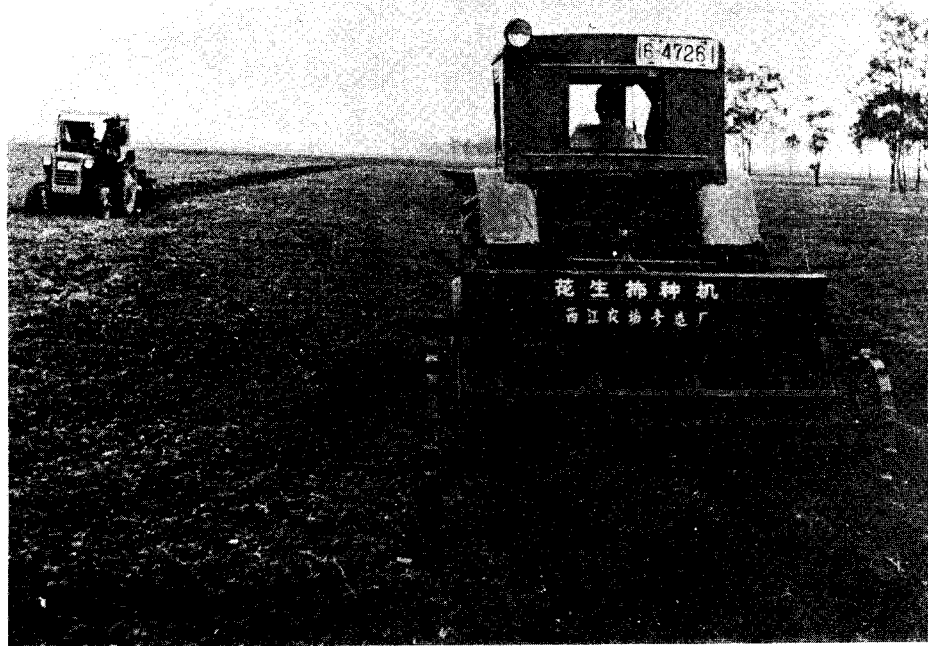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机 收

开 荒





播种花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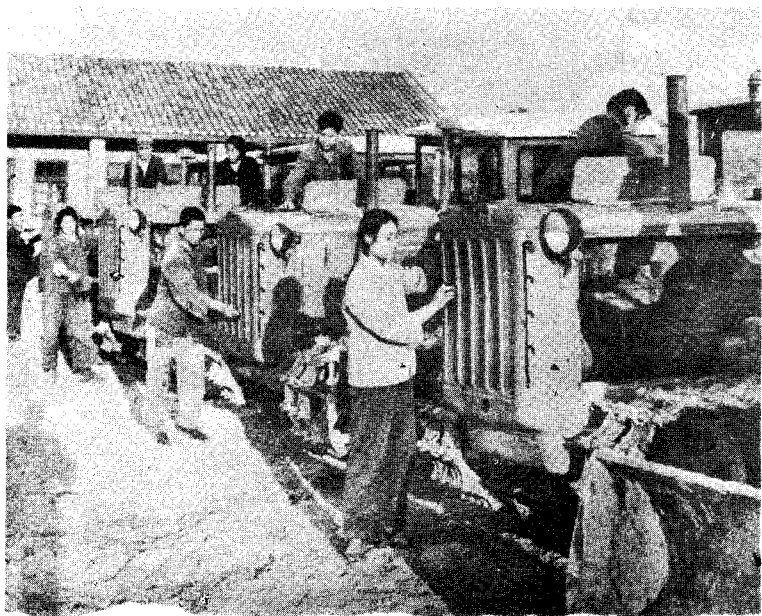
机械收获甘蔗



机器未到 培训先行



精心保养



授奖项目之一
玉林万龙渡槽是全国科学大会



杂交三系水稻





喜丰收



护理甘蔗



红 麻

西山采茶





山下米粮川
山上荔枝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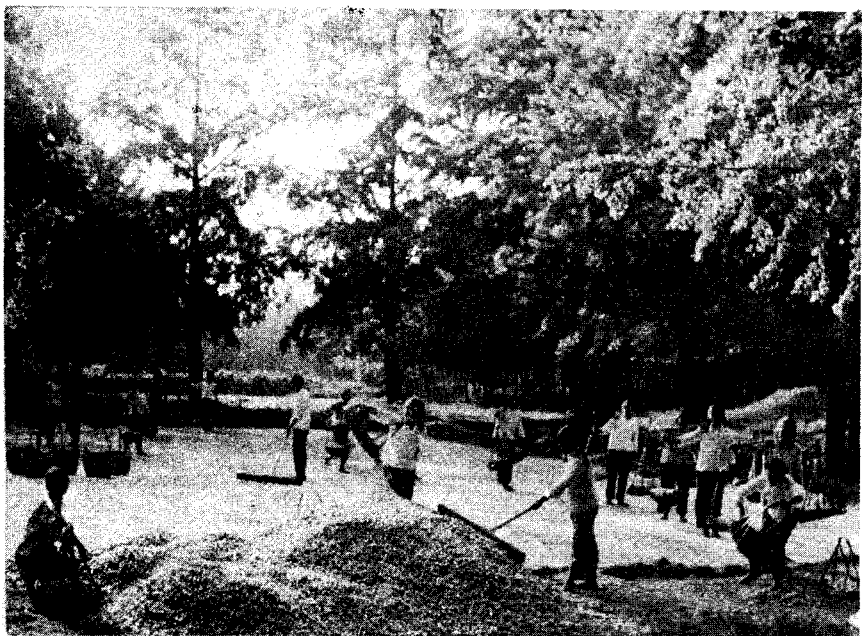
罗汉果



香 蕉



杢 果



兴安白果

目 录

虫口夺粮记·····	(1)
还有高峰在后边·····	(20)
春风第一枝·····	(35)
在茫茫的稻海里·····	(48)
科学园里花正红·····	(63)
一代机手茁壮成长·····	(72)
支农路上迈大步·····	(83)
铁牛高歌春来早·····	(91)
壮乡飞出金凤凰·····	(99)
锦上添花·····	(109)
春满瑶乡·····	(117)
手牵长龙进山来·····	(128)
满身“土气”的带头人·····	(140)
迎风击浪绘新图·····	(152)

虫口夺粮记

乔新春

一九七七年初夏，盛产水稻的贵县桥圩公社出现了严重的虫灾。人们指挥着亿万“天兵”，开展了一场虫口夺粮的大会战。广阔的田野绿浪翻滚，炮管般的蜂筒迎风挂立；无数细如发丝的赤眼蜂，从成排的蜂筒里飞出来，潜进稻海，去执行它们天赋的“作战任务”；千万只机灵的鸭子，穿梭在拔节旺长的禾行间，一个劲地捕食害虫。傍晚，轻巧的蜻蜓在稻海上空反复俯冲，追捕“劲敌”；入夜，饱食的青蛙高奏着胜利的凯歌；而幽幽发光的诱虫灯，犹如长条翡翠插遍田野，招引着飞蛾自投火网；幽暗的灯光下，除虫的社员们在紧张地喷施杀螟杆菌。……

这里，人们不靠化学农药，却战胜了严重虫灾，从虫口里又夺取了一个丰收年！他们用什么办法呢？用的是以农业防治为基础，生物防治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防治法。

一九七二年除夕，桥圩镇通往何平大队的马路上，车来人往。人们从镇上买了年货，高高兴兴地回家来了。购年货的人，不是扁担挑着，就是用单车驮着。唯独何平大队第九队的队长刘浩贤与众不同，驾着一辆牛车驮货。半路，正巧碰见公社党委书记。书记打趣地对他说：“好家伙，你买的什么年货啊，竟要牛车拉？！”

老刘憨厚地笑笑，不吭声。

书记走近牛车，一股浓重的农药气味扑鼻而来：“啊！你这是大年三十买农药呵？！”

老刘苦笑道：“有什么办法！明年四、五月虫灾一来，农药肯定紧张，我早买早主动啊！”

书记故意问：“这么说，有了农药，就保险丰收罗？”

“不见得哩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大年三十买农药？”

“这叫捉到黄牛当马骑，没有办法的办法罗！”

说起农药，老刘体会最深了。早在五十年代，这里第一次使用了“六六六”。那时节，只要瞅准时机把农药一撒，害虫即除，灵验得很呢！可是数年之后，“六六六”不是那么灵验了。于是人们又引进了滴滴涕、敌百虫，甚至“一六〇五”、“一〇五九”等剧毒农药。谁知农药越用越多，除虫效

果却明显下降，害虫没有杀绝，相反却把大批青蛙等益虫毒死了。大量使用农药，不仅花钱，而且有害。老刘这个队，平均每亩就花去九元三角一分，年终结算，除了锅巴没有饭，弄了个增产不增收。更严重的是，损害人体健康。有个社员在喷施剧毒农药时不小心，竟中毒昏迷，抢救了三天三夜才苏醒过来。大量使用农药确是留下严重后患，可是在目前不用它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老刘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除此一家，别无他店。这农药不好用也得用啊！”

书记笑着说：“不！除此一店，还有别家，除虫的道路宽着呢！”

老刘顿时高兴起来：“真的？”

书记笑着点点头。其实，对于虫害的危害和大量使用农药的后果，书记是了如指掌的。这段时间为了除虫保丰收，他一直在研究和总结新的有效措施。最近听说永梧大队的黄雁金不用农药却能战胜虫害，正想去了解了解。现在凑巧遇到也为除虫操心的同路人，书记便一把抢过老刘手中的牛绳：“走！到永梧大队投师去！”

黄雁金除虫有什么新门路呢？那是一九七一年的往事了。

正当许多大队滥施化学农药，各种益虫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，永梧大队一片三百多亩的稻田里，却成了益虫们安定的绿洲。这里，蜻蜓飞翔，蜘蛛结网，青蛙高歌，瓢虫展翅，鸭子穿梭，忙碌觅食，警惕地保卫着这片水稻的健康生长。

是谁给这里的益虫们成功地开创着这片安定的绿洲？就

是大队党支部委员、治虫土专家黄雁金和他带领的生物防治小组。

黄雁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农民了，但他研究生物的兴趣却越来越浓，他的心里装着的问号也越来越多。不过，这些问号早已不是那些小问号，而是关系到革命利益的大问号了。

早在一九七〇年，黄雁金就在认真考虑，为什么刚开始使用“六六六”，每亩只用一斤多就能消灭害虫，而现在每亩用五、六斤，反而见效很小呢？“仙丹妙药”的除虫效果为什么降低了呢？为了解开这个“谜”，他翻阅资料，到处求师，因为想的太多，这位老农民竟得了失眠症，你说怪不怪？！当时，医生介绍他服“利眠宁”。开头，药物非常灵验，时间一久，效果却降低了。有一晚，他服了“利眠宁”，仍无半点睡意，为了强逼自己早点入睡，他心里默数一二三四五……数着数着，奇怪，越数越兴奋。他明白，这是抗药性作怪。于是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：害虫对农药会不会也有抗药性？会不会逐渐适应呢？他立即跳下床，点亮了油灯，翻阅放在床头的《植保手册》，寻找科学答案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原来“六六六”是一种有机氯，其效能主要是触杀、胃毒作用，使害虫中毒而死亡。使用多了，害虫逐渐起抗药性和适应性。

深夜两点多了，别人都进入了梦乡，老黄还在考虑着一个重要问题：施用化学农药后，害虫没有灭绝，倒把益虫也杀死了，这岂不是把猫杀掉，让老鼠称霸吗？